

苍南最早的陡门在哪里

陈如亮

苍南最早的陡门在哪里
水利设施“陡门”有时也写“斗门”，不过文史资料上大多写“陡门”，但《辞海》里只有“斗门”的词条，注释为：“农田灌溉系统中最小的固定渠道的水闸”。显然这个定义有点狭义了，作为古代水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，陡门不仅用于调节水位、灌溉农田，还在防洪排涝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滨海地区陡门的修筑还可以抵御海潮侵袭，储蓄淡水，开发滨海土地。“上蓄流泉，下捍潮卤，瀦其不足，泄其有余”。为方便行人往来、休闲，一般陡门都与桥梁联建，称陡门桥，有些陡门旁还建有亭台楼阁。据民国《平阳县志·水利卷》内容，在有明确记载始建时间的陡门中，万全乡六都沙塘陡门和慕贤西乡十六都鲸头石競陡门最早，沙塘陡门建于宋绍兴十五年(1145)，石競陡门建于宋绍兴间(1131—1162)；其次为金乡灵峰乌屿山旁的乌屿陡门，由夏口林仲彝于宋淳熙八年(1181)建成，至今遗迹仍在。但根据明《永乐大典·温州郡志》的记载，金舟乡二十二都的蒋潜斗门更早，建于宋嘉祐间(1056—1063)，是老平阳县内有明确年代记载的最早陡门，比沙塘陡门约早 80 多年，比乌屿陡门约早 120 年。是当时的县令建，自阴均斗门作，遂废。那么蒋潜陡门的具体位置在哪里？虽然有个别文史研究者提出了观点，但仍缺乏有力证据。

根据《永乐大典·温州郡志》的记载，乌屿斗门与蒋潜斗门东西相望五里。以乌屿陡门为中心，东西相望五里会有两个点，打开地图，我惊奇发现，这两个点是元代“瀛洲三杰”中两位名人的故里。乌屿陡门正东五里是夏泽村，“瀛洲三杰”中的林齐(字希颜)就住在这里，“瀛洲三杰”的老大陈高在《送林希颜归永嘉序》文中写道：“林氏世多文人，希颜之从大父碧梧先生、严父伯與先生皆饱学笃行君子也。”说明夏泽有林齐家族世居，开垦年代可能较早。据村民相传，夏泽最早村名是“下泽”，因此处多水泽地、地势低而名，此处紧邻肥耆，距海甚近，宋代在此建陡门的可能性较大，但夏泽属于二十一都，而蒋潜陡门是二十二都，因此蒋潜陡门不可能在此处。乌屿陡门正西五里正是苍南有史以来最伟大诗人陈高(1315—1367)的老家小河川底，此处也归属二十二都。陈高为自家族谱作序写到：“而吾族则在五季时，自闽之长溪赤岸，避乱迁居平阳，今已四百余年，入宋为乡之望族。”宋代时小河川底陈氏就是金舟乡望族，而且邻近有个村名是陡门底，那蒋潜陡门在此地的概率较大。原苍南县政协文史委主任杨道敏主编的《话说苍南》也认为蒋潜陡门在此邻近：“蒋潜陡门又称新潜陡门，位于钱库镇章均垵村陡门宫边，……20 世纪 70 年代大旱年间，有章均垵村民从桥底捞出大块闸门松木板。今陡门宫文

澜桥石桥柱上尚留有新潜闸门板滑槽。”不过从地图上测量，章均垵陡门宫离乌屿陡门直线距离不到 3 里，与《永乐大典》记载也有差别。

有趣的是，在明代的《永乐大典》《弘治温州府志》里记载的是蒋潜陡门，没有新潜陡门。而在明隆庆五年刊、清康熙增补的《隆庆平阳县志》和清代的《康熙平阳县志》、民国《平阳县志》等史志里记载的是新潜陡门，没有蒋潜陡门。从字面上看，新潜陡门应该是重修蒋潜陡门后的新命名。现存文史资料中，清代夏口名宦吴乃伊(1775—1844)的《聚珍本》里收藏有本族吴子用写于元至正三年(1343)的《新潜陡门记》，应该是记录新潜陡门最早的文章，全文如下：

陡者，水之疾流也；门者，水之关键也；新潜者，建造维新而居于内地也。宋孝宗乾道二年丙戌(1166)，颶母为虐，海水群飞，浩浩汤汤，城不没者三版。吾乡遵海滨而处惊风骇浪，非一二陡埭所能支。一望波涛，尽成泽国。异时海恬水落，河则咸淡交流，田则变为斥卤，非有以灌溉而荡涤之，则漉沙构白，皆成龟坼之形，何以成膏腴而登禾稼？于是我震中公忧之，率西水游迹彼。百泉有水自西南来者，汇若洪澳，清可沁脾，而惜乎壮流，活活适归于无用也。公曰：“是实为陡以蓄之，乃斥橐中金，依桥为柱，累板为闸，内蓄清流，外排浊浪，田资灌溉，而又有霖雨秋霖相为洗涤，不逾年而厥，田下下者皆成沃壤矣。夫地上有水，为狮山下出泉，为蒙公得其用，而为水泽，节雷地豫节者，节其流也豫者，民悦豫也，公益通于《易》矣。是为记。

从本文内容看，新潜陡门应该不是蒋潜陡门的重修，而是在宋乾道二年后由夏口村吴氏族人吴震中新建。新潜陡门具体位置文中没有写出，但其中一句“为狮山下出泉”引起我的关注。狮山就在金乡城内，从文意理解，金乡狮山下涌出泉水成河，这河水被新潜陡门蓄住了。从狮山中部到章均垵陡门宫直线距离有 5 公里，而且狮山位于章均垵东南方，不是文中所说的西南方，所以新潜陡门不会在章均垵陡门宫附近。新潜陡门很有可能在狮山附近，而狮山附近，恰恰有一个村名和陡门有关，这个村就是倒桥村。

倒桥村属二十二都，位于金乡城东门外，有陈、黄两姓聚居，都是清初从外地迁入，陈姓二世祖有一座坟墓是在清乾隆年间建的，墓碑上刻的居住地就是“斗桥”。也就是说清代时，倒桥村的真正村名是“斗桥”，因此地流行金乡话、闽南话、蛮话等三种方言，传来传去，就讹成“倒桥”了。明代时此处名称还是陡桥(斗桥)，《明史·赵炳然传》中有这样一段记录：“其年(1563 嘉靖四十二年)，继光破贼，濒海余寇流入浙江，官军迎战于连屿、陡桥、石坪(砰)，斩首百余级。新倭复犯石坪(砰)，将士乘胜歼之。”“连屿”就是现倒桥村的邻村桥头连村，古代桥

头连村四周小河环绕，相当于一座孤岛，通过可活动木板与外界往来，故名“连屿”，清代后在通往珠明岭方向建石桥，改名桥头连。石坪即石砰，史料上两者一直混写，位于金乡海滨。从石砰翻越云台山经珠明岭到就到桥头连、倒桥、金乡城。《明史》中记录的这场大胜仗，就发生在金乡城外，也说明明代时，倒桥村真实村名就是“陡桥(斗桥)”，此村境内必有古陡门。难道新潜陡门或蒋潜陡门就在倒桥村内吗？

倒桥村境内有一条内河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仍是完好，八十年代后部分被填没建房和建路，内河上的三座桥也在那时被毁。这条内河的上游在村的东南方，在接近珠明山麓庙湾山处有东西两条分支，西支接纳来自甘溪、湖里方向的源水，东支接纳来自凤凰山、杨梅山一线的源水，也就是金乡城南向诸山的溪水都可以汇总到此处，明洪武二十年金乡建城开挖护城城，破坏了原有水道流向，护城河东壕可能是人工开挖，如果是这样，包括金乡城内狮山的溪水也是流到倒桥内河上游的分支处，而此分支处南边现教堂位置，也有一个小地名，叫潜垵底，可以解释为蒋潜垵的底部。内河上三座桥，每座桥间隔约百米，形状很奇特。南边这座只有一块桥板；中间这座三间三板结构，但只残留东部三分之一桥；北边这座也是三间三板结构，却只残留西部三分之一桥。村中七十多岁的老人说从小看到就这样子，村民戏称这两座残桥互斗，故称“斗桥”。如果中间这座桥为蒋潜陡门桥，北边那座桥为新潜陡门桥，也可以解释通《新潜陡门记》中“新潜者，建造维新而居于内地也”这句话，在旧陡门旁再建新陡门，即算维修也算新建。包括《永乐大典》等史志有蒋潜无新潜、《康熙平阳县志》等史志有新潜无蒋潜的现象在此也说得通。

如果蒋潜陡门就在倒桥村，那章均垵陡门宫旁边的陡门是什么陡门？难道《永乐大典》中“乌屿斗门与蒋潜斗门东西相望五里”有错吗？实际上，史志资料总体都是准确的，但小部分错误也是有的，比如乌屿陡门，《永乐大典》里记载建于乾道四年(1168)，而刘绍宽编民国《平阳县志》时实地勘察，发现陡门岩石上的铭文刻得是宋淳熙八年(1181)。

杨道敏在《苍南老桥梁·文澜桥》一文中有提到：“明隆庆《平阳县志》和清乾隆《平阳县志》称陡门底村为滩头”，也就是章均垵陡门宫周围一带名为滩头。而清康熙《平阳县志·水利》里也有记载滩头陡门在金舟乡，那章均垵陡门宫旁边的陡门很有可能就是滩头陡门。

蒋潜陡门或新潜陡门在倒桥村的实锤证据是没有的，但根据陡门建设规律，在抗御江海危害时，陡门建设也是由内向外不断扩展，根据地形图，倒桥陡门在古代江南垵是最靠近山丘位置的，即使它不是蒋潜陡门，也是苍南最早的陡门，只是不确定名字罢了。

这首童谣流传于温州苍南地区，以前山区一带的小孩没有条件上学，很小就开始看牛。这是一首放牛娃唱的山歌。尽管内容很可笑，从可笑的地方，引出了思考。如“什么扛吗？芒杆梗”，妻子死了，用大茅草的草梗去抬。“什么请吗？牛屎饼”。如果是这样，主人翁好像变为了如蚂蚁一类的小生物。

讲唱人：吴荣毛(男，1962)

记录人：陈剑秋(女，1964.1)

“饭团儿”记忆



陈又陈

现在的人点外卖与网购真的方便，要吃的东西一点就有，时间很快，还送货到家，这真的叫幸福。不管季节的变化，不管在天南地北，网购丰富，物流迅速，运输便捷，还有冰箱可冷藏，食物店铺比比皆是，各种饮食商品应有尽有，琳琅满目，这些都给人们“食之变”带来极大的方便。然而，处在衣食无忧日子里的人，是无法体会到“食之忧”岁月里孩子们对吃的渴望之情的。

半世纪前，还是处于“食为天”的年代，大多人家生活平平，加上生产落后，政策僵化，运输困难，物资匮乏，家庭还未有冰箱，大多数人能够维持基本温饱就算不错了，根本不可能像现在有那么丰富的食物，有那么多零食可吃。那时的人大多很省，更没有看到将剩饭剩菜倒掉的浪费现象。

那时，有的孩子有时连饭也没吃饱。平时大多孩子们除了自家生产的粮食加工食品与少量的瓜果豆外，很少有其他更多可吃的零食，大多要等到过年时才有一些。那时别说卖零食的很少，就是有也是不大出去买的。因为大多人家也舍不得破费给孩子买零食，普遍的现象是以“自产自给”为主，其中“饭团儿”就是孩子们的家常“零食”。

记得小时候母亲常有捏“饭团儿”的习惯，我那时吃“饭团儿”的滋味至今还记得。那时大多人家会把握“饭团儿”给孩子们当零食吃，在没有其他东西可吃的情况下，对孩子们来说也算是一种“餐外的奢侈”了。所谓“饭团儿”就是将多余下的剩饭捏成一块蛋形的饭团，饭中放些盐，如果再加些油就算更高级一些的了。有时一些小学生外出春游时，家长也会用纸包上“饭团儿”，给孩子们带到路上当中餐吃。

那时大多农村人家经常听到有句训孩子的话，叫做“打屁股记牢，捏饭团儿记不牢”，意思是说母亲对孩子不好的事孩子记得很牢，对孩子好的事却记不牢。那时竟把给孩子做“饭团儿”当作是一种莫大的“母爱”好事。

做“饭团儿”要比做馍糍方便，主要是以剩饭为主料，不再花费更多的添加食材，是“旧物再利用”，家家都容易做，很适宜一般农家人的“自产零食”，所以普遍适用。

现在虽然有时也有看到一些食品商制作过类似的“饭团儿”，有的还加上其他更多的配料，如肉松、香肠等附加物，但总觉得比不上当年的那种味道了。那时的人如饥似渴的感觉特别明显，所以肚子饿时有“饭团儿”吃感觉就特别好。

“人受饱暖之享者，当思饥寒之迫；处盛世之天者，当知困苦之厄”。如今吃“饭团儿”虽已成为很远的历史了，但当年的情景应该不能忘却。因为那是一种普遍有趣的童年生活；那是一段值得回味的艰难岁月；那是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真实经历。

苍南童谣

郭公郭舅（闽南语）

郭公郭舅^①，割管^②饲牛。
牛呢？牛卖了。
银呢？银娶某^③。
某呢？某死了。
埋在哪里？埋在石壁脚。
什么盛呢？破泔槽^④。
什么罩呢？破米箩。
什么缚呢？红髻索。
什么扛呢？芒杆梗^⑤。
叫谁牵呢？老鼠婆。
什么请呢？牛屎饼。

什么做酒呢？老鼠婆放尿啪啪响。

【注释】

①郭公郭舅：童谣的开头，虚指。

②割管：割下青草料，一般是晴天割下来晒干，以备恶劣天气给牛作饲料。

③娶某：娶老婆。

④泔槽：盛放猪食的器皿。

⑤芒杆梗：大茅草的草梗。

【童谣背景】

